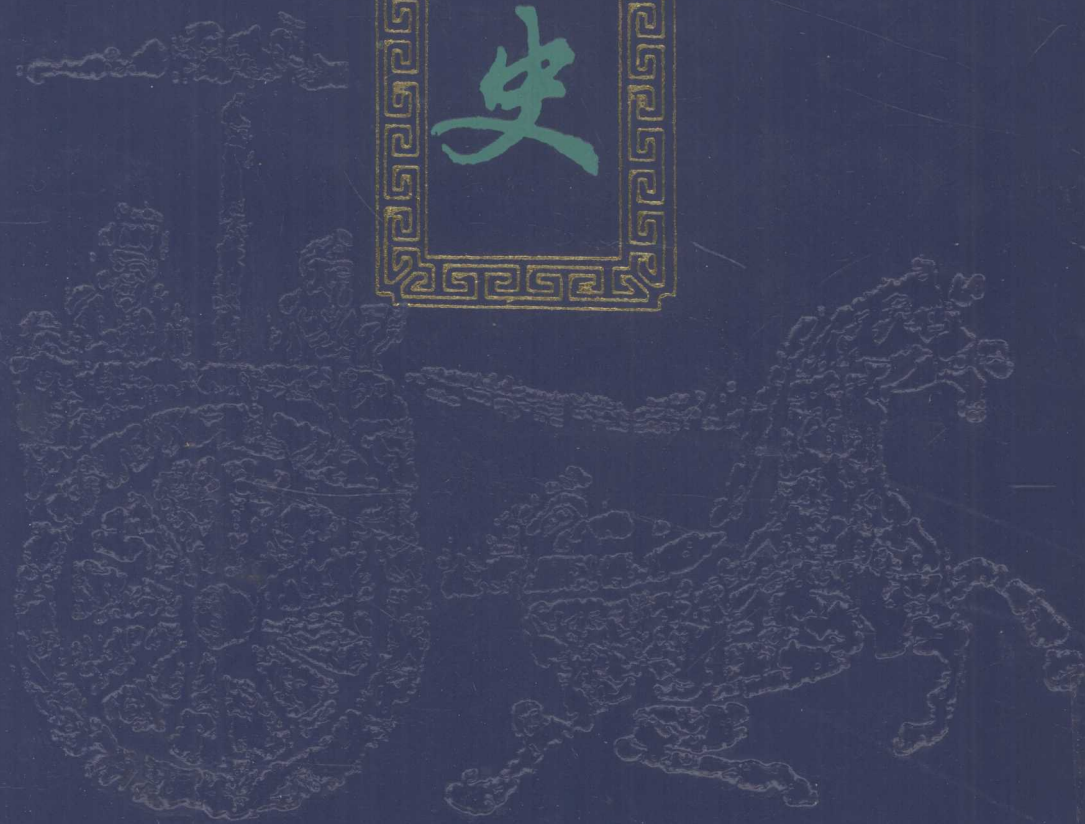


歷代小史



明·李枋輯

歷代小史
下

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

历 代 小 史

江苏广陵古籍书印社影印

(扬州市凤凰桥街24—6)

扬州古籍书店发行

上海市印刷七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1/16 印张：57.3/4

1989年11月第一版 1989年11月第一次印刷

统一编号：005

印数：001—500

精装：上下册

定价：84.80元

歷代小史卷之五十九

齊東野語

宋 周密 撰

阜陵天縱履聖英武果斷古今之所鮮儼聖政彰彰者備載金匱玉牒之書嘗得以竊窺之矣其或一時史臣有所避忌未訪遺落失於紀載者不一而足茲以先世見聞及當時諸公之所記錄數事謹書于此庶乎美盛德之形容備良史之采錄云

帝嘗禁諸司官非時會合以其族談不修職業故也李安國為郎一日有薦術士至部中同省因會集言命翼日御批問故同省客甚咸欲飾辭自解安國獨曰以實告其過小為欺其罪大因援魯肅簡市飲故事引咎以聞同省從之既而事寢不行越三日李遂除

五十九

文

吏部侍郎李處全嘗論監韓王王乃廟堂客也凡三疏王亦以處全請托私書為言上既重處全論且以忌器遂令王補外既而與祠而王留北闕作書投匭訴匠簿張權諸已檢院不敢納遂潛入闕伏闕投之上就書批云韓王曾任卿監理當靖共乃敢伏闕妄有陳訴鼓惑衆聽漸不可長可送潭州居住女真使烏林答天錫到闕要上降榻問金起居贍軍酒宮丁逢上書乞斬之即日引對遂極論前侍御李處全及故諫議大夫單時貪汚事即與改命入官陞擢差遣

舊法未經任人不許堂差時相欲示私恩則取部闕而堂除之上知其故遂令根刷姓名進呈降旨云宰執當守法度以正百官梁克家違戾差過員數最多候服闋日落職曾懷可降覲文殿李士

丁斐明之子常任明州倅以旧孝之故力附曾觀其後魏王判明州尤昵近之既而入奏典之求貼職上批荅云朕於吾子無所愛第爵祿天下之公器不可私也未幾臺臣論罷之

程泰之以天官兼經筵進講禹貢闕文疑議疏說甚詳且多引外國幽輿地理上頗厭之宣諭宰執云六經斷簡闕疑可也何必強為之說且地理既非親歷雖聖賢有所不知朕殊不曉其說想其治銓曹亦如此也既而補外庚子九月上宣諭宰執云已指揮闕門今今後常朝宰臣免宣名他朝會則否且云朕記得老蘇議論贊儀之臣呼名如胥吏非礼貌之意也

五十九

二

若以高爵厚祿使之就閑可也趙丞相贊曰凡好事古所難者盡出陛下之意臣等畧無萬一可以補助後秀邸諸子弟悉歸班焉辛丑六月昭安士人以不預補試群詣臺諫宅陳詞臺諫畏其勢以好語諭之是夜集吏部侍郎鄭丙之門詬罵無礼或疑京尹王宣子怒丙激使然也鄭遂徙家避之次日入奏待罪乞去土已密知其故遂批出鄭丙無罪可待令昭安府將為首作閑人重作行遣既而宣子頗回護之上怒云設使鄭丙容私自當訟之朝廷安可無礼如此若不得為首人王佐亦當坐罪且令宰執宣諭宣子越一日奏勘到作閑士人府李生員丁如植為首其次許斗權羅堯御批並編管隣州如植仍杖八十科斷

嘗秋早上問執政禱雨於天地宗廟社稷合用牲否周益公奏止用

酒脯幣帛上曰雲漢詩云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則是合用牲矣可與札官等考訂之

淳熙九年明堂大祀以曾觀爲鹵簿使李彥穎頓通使習儀之際曾以李爲參預漫爾遜之居前李以五使有序毅然不敢當者文之在列悉以顧忌皆不敢有所決擇太常寺札直官某人者忽進曰參政宰執也觀瞻所繫開府之遜良是徑揖李以前時曾方有盛春翌日入覲其事上默然久之曰朕幾誤矣即日批出李彥穎改充鹵簿使伯圭克頓通使札直官某人特轉一官其改過不吝蓋如此云

淳熙中張說頗用事爲都承旨一日奏欲置酒延衆侍從上許之且曰當置酒殿爲汝助說拜謝退而約客客至期畢集獨兵部侍郎

三十九卷

三

陳良祐不至說殊不平已而中使以上樽琛膳至說爲表謝因附奏臣嘗奏旨而後敢集客陳良祐獨不至是違聖意也既奏上忽顧小黃門言張說會未散否對曰彼既取旨召客當必十夜乃命再賜說大喜復附奏臣再三速良祐迄不肯來夜漏將止忽報中批陳良祐除諫議大夫坐客方盡歡聞之恍然而罷其用人也又如此

上聖孝出於天性居高宗喪百日後尚食進素饌毀瘠特甚吳夫人者潛邸旧人也屢以過損爲言上堅不從一日密諭尚食內侍云官家食素多時甚覺清瘦汝輩可自作商量於是密令苑中以鷄汁等雜之素饌中以進上食之覺爽詢所以然內侍恐甚以突告上大怒即欲見之施行皇太后聞之亟過寓居解之乃出吳夫人

於外內侍等罷職有差

汪聖錫應辰端明本玉山縣弓手子喻樗子材爲尉嘗受諸子學有兵在側言某兒頗知讀書可使侍筆硯乎視之狀貌偉然不類常見問能屬對否曰能曰馬蹄踏破青青草應聲曰龍爪擎開白白雲喻大驚異曰他日必爲偉器留授之學且許妻以子後從張橫浦游學益進年十八魁天下天資強敏記問絕人其帥福州吏聞其名欲嘗之始謁廟有姬特牒立道左命取視之累千百言皆枝贅不根即好諭曰事不可行也姬呼曰乞詳狀公笑曰爾謂吾不詳耶駐車還其牒誦之不差一字吏民以爲神相戒不敢犯公以忠言直道受知壽皇自蜀還爲天官燕學士獨柄用矣近習多不悅之朝夕伺間一日內宿召對天顏甚喜曰欲與卿欵話方命坐

三十九卷

四

賜茶汪奏臣適有白事上欣然問何事時德壽宮建房廊於市塵董役者不識事體凡門閭輒題德壽宮字下至委巷厠溷皆然汪以爲非所以示四方袖出劄子極言之且謂陛下方以天下養有司無怙褻慢如此天下後世將以陛下爲薄於奉親而使之規規然營間架之利爲聖孝之累不小止事德壽謹汪言頗過激聞之变色曰朕雖不孝殆未至是汪曰臣愛陛下切至不欲使陛下負此名故及此上終不憚奏畢請退上領之不復賜坐自是眷顧衰會德壽宮市蜀灯籠錦詔求之不獲他日上請宮言其故太上曰比已得之上問所從來曰汪應辰家物也上還即詔應辰典郡蓋近習揣上意因事中之君臣之際難哉

建炎三年五月以張浚爲川陝宣撫處置使許便宜黜陟初上問大

計浚請身任西事置司秦州別遣大臣與韓世忠鎮淮東令呂頤浩扈蹕來武昌從以張浚劉光世以相首尾浚發行在王彥統八
字軍從之浚以御營司提舉事務曲端屢挫虜欲仗其威聲乃承
制拜為威武大將軍本司都統制浚低秦州置司節制五路諸帥
四年春金虜婆室破陝州李彥仙死之既而與其副撒離歌及黑
峯等寇邠州曲端拒之兩戰皆捷至白店原虜引衆來犯又為端
所敗既而虜勢復振獻策者多以擊虜為便浚於是欲謀大舉召
端問之端曰平原易野賊便於衝突而我師未習戰須教士數年
然後可以大舉復謀之吳玠玠以宜守要害以待其弊然後可以
徐圖浚曰吾非不知此顧今東南之事方急不得不為是爾浚以
端沮大計意已不平而王庶與端有龍坊之憾因譖之曰端有反

五十九

五

心久矣蓋早圖之浚乃罷端兵柄汪之秦州獄其部將張中孚李
彥琪並諸州羈管時陝西軍民皆恃端為命及為庶譖無罪而貶
軍情大不悅

西事記云張浚之至陝西易置諸路帥臣權勢震赫是時五路未破
土馬強盛加以西蜀之富而貸其賦五年金銀糧帛之運不絕於
道所在山積浚為人忠有餘而才不足雖有志而昧於用人短於
用兵曲端心常少浚故奪其兵廢之西人為之失望浚於是決策
治兵移檄河東問罪兀朮聞來自京西星馳至陝右與婆室等會
而浚亦合五路兵四十萬馬十一萬會戰于耀州以熙河經畧劉
錫為都統制與涇原經畧劉錡秦鳳經畧孫渥環慶經畧趙哲各
師所部兵以從吳玠郭浩極言虜鋒方銳且當分守其地持角相

援待其弊乃可乘浚不從軍行至富平縣吳玠曰兵以利動今地
勢不利未見其可也將戰乃詠立前軍都統曲端旗以懼虜婆室
曰聞曲將軍已得罪必給我也遂擁兵驟至直擊環慶軍會趙哲
離所部未至哲軍遂驚遁而諸軍悉從之大潰陝西為之大震浚
聞軍潰自邠州退保河池縣又退保興州遂歸罪趙哲斬之責劉
錫合州安置陝西兵皆散歸本路吳玠收秦鳳餘兵閉入散關關
師古收涇原餘兵保岷鞏孫渥收涇源餘兵於隕成鳳三州未幾
大散關復不守浚時止有親兵千餘人又退保閬州或建策徙治
夔州劉子羽以為不可遂檄吳玠郭浩援和尚原而虜復至於是
下令徙治潼州軍士皆憤取其榜裂之乃止

五十九

六

西事記云張浚之戰於富平也金人初亦畏之而浚銳於進取慕下
之士多蜀人南人不練軍事欲亟決勝負於一舉故至於敗遂走
興元又走閬中陝西諸郡不殘於金人者亦皆為潰兵所破矣既
而張中孚李彥琪趙彬相繼降虜遂犯秦州又犯熙河及圍慶州
於是五路悉陷浚以二人皆曲端心腹疑端必知其情王庶復譖
端不已時西人多上書為端訴冤者浚亦忌其得衆心乃殺之于
秦州獄時人莫不冤之軍情於是愈沮矣紹興元年浚以開陝失
律上章待罪朝野無敢言其事者至四年二月浚選朝特御史辛
炳始言浚被命宣撫輕失五路坐坳四川用劉子羽輩小人而無
辜殺曲端趙哲以至 秘闕以崇儒擬上方以鑄印及既敗之後
被召不肯出蜀等罪遂罷為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尋又詔
落職福州居住

秀水間居錄云魏公出使陝蜀便宜除官至節度使雜學士權出入主右場蜀之財悉陝之兵凡三十萬餘典鷹角一戰盡覆用其屬劉子羽謀歸罪其將趙哲曲端並誅之將士由是怨怒俱叛浚僅以身免奔還閬中閬陝之陷自此始至今言敗績之大者必曰富平之役追還薄譴俾居福州而已其後川陝宣撫處置副使王似廬法原乃分陝蜀之地責守於諸將自秦鳳至洋州命吳玠主之屯和尚原金房至巴達王彥主之屯通川文龍至威茂劉錡主之屯巴西洮岷至階成閬師古主之屯武都既而師古戰敗降賊自此遂失洮岷之地獨存階成而已

紹興七年三月浚奏劉光世在淮西軍無紀律罷為少師萬壽觀使以其兵隸都督府命參謀兵部尚書呂祉往廬州節制且以王德

五十九卷

七

為都統制鄧瓊副之瓊與靳賽皆故群盜與王德素不相能德威聲素著軍中號為王夜叉都承旨張宗元深以為不可謂浚曰瓊等畏德如虎今乃使臨其上是速其叛也浚不以為然復謀之岳飛曰王德淮西軍所服浚欲以為都統制而命呂祉為督府參謀領之如何飛曰德與瓊素不相下一旦使握之在上勢所必爭呂尚書雖通才然書生不習軍旅恐不足以服之浚曰張宣撫如何飛曰暴而寡謀且瓊素不服浚曰然則楊沂中耳飛曰沂中視德等耳豈能馭之浚然曰浚固知非大尉不可飛曰都督以正問飛飛不敢不盡其愚豈以得兵為念哉即日乞解兵柄持餘服浚訖行之瓊輩懼不敢喘及德視事教場諸將執挝用軍礼曷拜瓊登而言曰尋常伏事大尉不周今日乞做一床錦被遮蓋德素

獷勇自任竟不解出一語慰撫之遂索馬去於是瓊輩愈懼相與連衝上章乞回避之張宗元知其事復語浚曰業已爾今獨有終任德或可以鎮不然變且生矣浚不以為然遂奏召德還以張俊為淮西宣撫使駐旣貽楊沂中為淮西制置劉錡副之並駐廬州且命鄧瓊以所部兵赴行在意將以奪其軍而誅之宗元聽制於文德殿下語人曰是速瓊等叛耳會祉復密奏罷瓊兵柄書吏朱照漏語於瓊於是叛謀始決及金字牌飛報呂方坐聽事間有大聲如髀箭辟歷自戟門隨牌而至及啓視之乃三使除書也呂拍案嘆曰龐涓死此樹下即時亂作遂縛呂祉及殺軍中統制張景鈴轄喬仲福劉永衡前知廬州趙康直釋知廬州趙不群以其所部七萬人悉叛歸劉豫至淮岸遂殺祉及康直釋不群使還浚乃

五十九卷

八

亟遣張宗元使招之已不及矣浚遂上章引咎臺臣本章論列謂浚輕而寡謀愚而自用德不足以服人而惟恃其權誠不足以用衆而專任其數若喜而怒若怒而喜雖本無疑二者皆使之有疑二之心予而陰奪奪而陰予雖本無怨望者皆使之有怨望之意無事則張威恃勢使上下有睽隔之情有急則其言美辭使將士有輕侮之意鄧瓊以此懷疑以數萬衆叛去然浚平日視民如早管用財如糞土竭民膏血而用之軍中者曾何補哉陛下尚欲觀其後效臣謂浚之才止如是而已時司諫王縉則以罪在劉光世衆政張守則為力求未減都官即官趙令衿則乞留浚陳公輔則謂不可因將帥而罷宰相於是罷為觀文殿大學士提舉太平觀其後言者不已遂詔落職既而御批張浚散官安置嶺表趙鼎力

採解之改秘書少監分司西京且為出言官於外

孝宗隆興元年正月以張浚為樞密使仍都督江淮軍馬五月兼都督荆襄浚既入見屢奏欲先取山東時顯官名士如王大寶胡銓王十朋汪應辰陳良翰等皆魏公門人交贊其謀左僕射史浩獨不以為然曰宿師于外守倫先虛然我出兵山東以牽制川陝彼獨不能驚動兩淮荆襄以解山東之急那惟當固守要害為不可勝之計必俟兩淮無敵之慮然後可前若乃順諸將之虛勇收無用之空城寇去則論賞於朝寇至則僅保山寨顧何益乎既而主管殿前司公事李顯忠建康都統制邵宏淵亦奏乞引兵進取浩曰二將輒自乞戰豈督府命令有不行耶督府遣李椿以書遺浚子拭曰復讐討賊天下之大義也然必正名定分養威觀釁

五十九卷

九

然後可圖今議不出於督府而出於諸將則已為興尸之凶矣况藩籬不固儲備不豐將多而非才兵弱而未練節制未允議論不足彼逸我勞雖或有獲得地不守未足多也武鋒軍都統制陳敏曰盛夏興師恐非其時兼聞金重兵皆在大梁必有嚴備萬一深入我客彼主千里爭力人疲馬倦勞逸既異勝負之勢先形矣願以緩之浚皆不聽韓元吉以長書投浚言和戰守三事畧云和固下策然今日之和與前日之和異至於決戰夫豈易言今舊兵盡而未蘇新兵弱而未練所恃者一二大將大將之權謀智畧既不外見有前敗於尉橋矣有近衄於順昌矣况渡淮而北千里而攻人哉非韓信梁穀不可也若是則守且有餘然彼復來攻何得不戰而勝也江淮可守戰而不勝江淮固在其誰守之故愚願朝廷

以和為疑之之策以守為自強之計以戰為後日之圖自亮賊之順彼嘗先遣使於我矣又一再遣我書矣其信其詐固未可知而在我亦當以信與詐之間待之蓋未有夷狄欲息兵而中國反欲用兵者云云參贊軍事唐文若陳俊卿皆以為不若養威視釁俟萬全而後動亦不從遂乞即日降詔幸建康以成北伐之功史浩曰古人不以賊遺君父必俟乘輿臨江而後成功則安用都督哉上以問浩浩陳三說云若下詔親征則無故招致虜兵寇邊何以應之若巡邊犒師則德壽去年一出州縣供億重費之外朝廷自用緡錢千四百萬今何以繼若曰移蹕欲奉德壽以行則未有行宮若陛下自行萬一金有一騎衝突行都騷動何以處之孝宗大悟謂浚曰都督先往行邊俟有功緒朕亦不憚一行浚怒曰陛下

五十九卷

十

當以馬上成功豈可懷安以失事機及退朝浩謂浚曰帝王之兵當出萬全豈可嘗試而圖僥倖主上承二百年基業之托漢高祖起於亭長敗亡之餘烏可比哉尋復論辨於殿上浚曰中原久陷今不取豪傑必起而取之浩曰中原必無豪傑若有之何不起而亡金俊曰彼民間無寸錢不能自起待我兵至而為內應浩曰勝廣能以鉏耰棘矜亡秦彼必待我兵至非豪傑矣若有豪傑而不能起則是金猶有法制維持未可以遽取也今不思將貽後悔又上疏力諫曰靖康之禍忠臣孝子孰不痛心疾首思欲蹈血屠庭以雪大恥恭想宸衷寢膳不忘然適安可以服遠若大臣未附百姓不信而遽為此舉安保其必勝乎苟戰而捷則一舉而空朝廷豈不快吾所欲若其不捷則重辱社稷以資外侮陛下能安於九

重乎上皇能安於天下之養乎此臣之所以食不甘味而寢不安席也浚老臣慮宜及此而溺於幕下新進之謀眩於北人誑惑之說是以有請耳德壽豈無報復之心時張韓劉岳各擁大兵皆西北戰士燕薊良馬然與之角勝負於五十載之間猶不能復尺寸之地今欲以李顯忠之輕率邵宏淵之寡謀而欲取勝不亦難哉惟當練士卒備器械固邊圉蓄財賦寬民力十年而後用之則進有闢國復讐之功退無勞師費財之患此臣素志天下大計也既而督府乏用欲取之民浩曰未施德於民遽重征之恐賊未必城民貧先自為盜必欲取民臣當丐退上為給虛告五百道且以一年歲帛銀二十五萬兩添給軍費浩復從容為浚言兵少而不精二將不可恃且今二十萬人留屯江淮者幾何曰十萬復為計其

五十九卷

十一

守舟運糧之人則各二萬則戰卒纔六萬耳彼其畏是哉况淄青齊鄆等郡雖盡克復亦未傷彼也或以重兵犯兩淮荆襄為之牽制則江上危如累卵矣都督於是在山東乎在江上乎如此詰難者凡五日又委曲勸之曰平日願執鞭而不可得幸同事任而數教議論不同不惟為社稷生靈計亦為相公計明公以大讐果復決意用兵此實忠義之心然不觀時勢而遽為之是徒慕復讐之名耳誠欲建立功業宜假以數年先為不可勝之計以待敵之可勝乃上計也明公四十年名望如此一旦失利當如何哉浚曰丞相之言是也雖然浚老矣浩曰晉滅吳杜征南之功也而當時歸功於羊大傳以規模出於祐也明公能先立規模使後人藉是有功是亦明公之功何必身為之浚默然明日內引浚奏曰史浩意

不可回也恐失機會惟陛下英斷於是不由三省密院徑檄諸將出師矣德壽知之謂壽皇曰毋信張浚虛名將來必悞大計他專把國家名器財物做人情耳已而浩於省中忽得宏淵等遵稟出軍狀始知其故浩語陳康伯曰吾屬俱兼右府而出兵不得與聞則焉用彼相哉浩遂力請罷歸乃出知紹興府臨辭復曰願陛下審度事勢若一失之後恐終不得復望中原矣浚至揚州合江淮兵八萬人實可用者六萬分隸諸將號二十萬以李顯忠為淮東招撫使出定遠宏淵為副使出盱眙浚自渡淮視師顯忠復靈璧縣敗蕭琦宏淵至虹縣金拒之會顯忠亦至遂復虹縣知泗州蒲察徒穆同知大周仁並降二將遂乘勝進克宿州捷奏顯忠進開府儀同三司淮南京畿京東河北招討使宏淵進檢校少保寧遠

五十九卷

十一

軍節度使招討使是時顯忠名出宏淵右時符離府軍中尚有金三千餘兩銀四萬餘兩絹一萬二千匹錢五萬緡米豆共糧六萬餘石布袋十七萬條衣繡裘羊衫各一庫酒三庫乃縱親信部曲恣其搬取所餘者始以犒軍人三兵共一縷士卒怨怒曰得宿州賞三百得南京頂得四百既而復出戰悉棄錢溝壑由是軍情憤晉人無聞志浚乃移書令宏淵聽顯忠節制宏淵不悅已而復令顯忠宏淵同節制於是悉無體統矣孝宗聞之手書與浚曰近日邊報中外鼓舞十年來無此克捷以盛夏人疲急召李顯忠等還師未達聞忽報金人副元帥統石烈志寧大軍且至遇夜軍馬未整中軍統制周宏先率軍逃歸繼逃歸者宏淵之子世雄統制左士淵二將皆不能制於是顯忠宏淵大軍并丁夫等十三萬衆

一夕大潰器甲資糧棄盡士卒皆奮空拳捧臂南奔蹂踐飢困而死者不可勝計二將逃竄莫知所在浚時在盱眙去宿尚四百里傳言金且至遂亟渡淮入泗州已而復退維揚驚懼無策遂解所佩魚假添差太平州通判張蘊古為朝議大夫令使金求和僚吏力止之以為不可乃奏乞致仕又乞遣使求和孝宗怒曰方敗而求和是何舉錯於是下詔罪已有云朕明不足以見萬里之情智不足以擇三軍之帥號令既乖進退失律又云素服而哭殺陵之師敢廢穆公之誓骨體而靈會稽之恥當懷勾踐之圖張浚降特進江淮東西路宣撫使官屬各奪二官邵宏淵降五官又責靖州團練副使南安軍安置李顯忠責授清遠軍節度副使筠州安置又再責果州團練使潭州安置棄軍諸將迺降貶竄有差既

五十九卷

十三

而置宣撫司便宜行事未幾復以浚都督江淮軍馬既而又復入為右僕射仍領都督二年三月復詔浚淮上視師浚復謀大舉上不從四月召還罷江淮都督府浚亦罷相及和議將成浚堅持以為不可湯思退乃白上以張蘊古求和事由是浚議遂絀既而金紇石烈志寧遣書議和有云乃者出師詭道襲我靈璧虹縣以十餘萬竊取二小邑主將氣盈率眾直抵符離帥府以應江進討憑伏天威以全制勝所殺過當餘眾潰去計其得喪孰多孰少若以符離之役尚為兵少致敗則請空國之眾以迎我師云云是歲八月浚薨

趙鼎傳云鼎再相已逾月或以未有施設為言鼎謂今日事如久病虛弱之人再有所傷元氣必耗惟當靜以鎮之張德遠非不欲有

所為其效可見亦足以戒矣時議回臨安鼎素恐回踵之後外謂朝廷無恢復之意上曰張浚措置三年竭民力耗國用何嘗得尺寸地此論不足恤也

何氏備史云張魏公素輕銳好名士之稍有虛名者無不牢籠揮金如土視官爵如等閑士之好功名富貴者無不趨其門且其子南軒以道學倡名父子為當時宗主在朝顯官皆其門人悉自詭為君子稍有指其非者則目之為小人紹興元年合關陝五路兵三十餘萬一旦盡覆朝廷無一人敢言其罪直至四年辛炳始言之亦不過落職福州居住而已淮西劉瓊之叛是時公論沸騰言路不得已遂疏其罪既而併逐言者于外及符離之敗國家平日所積兵財掃地無餘乃以殺傷相等為辭行賞轉官無虛日隆興初

五十九卷

十四

年大政事莫如符離之事而實錄時政紀並無一字及之公論安在哉使魏公未死和議必不成其禍將有不可勝言者矣

澗上開談云近世脩史本之實錄時政紀等錄之諸家傳記野史及銘誌行狀之類野史各有私好惡固難盡信若誌狀則全是本家子孫門人掩惡溢美之辭又不可盡信與其取誌狀之虛言反不若取野史傳記之或可信者耳且以近脩四朝史言之如張魏公列傳所書嘉禾刺客乃是附會雜史張元遣刺韓忠獻事又載遺蠟書疑鄭瓊之語亦是潘遠紀聞岳武穆秦州叛卒事至云符離軍潰公方鼻息如雷此是心學雖亦取萊公紀事中意然方當大軍悉潰亦安在其為心法哉其說皆淺近易見乃畧不審其是非作之信史欲傳之千萬世可乎

紹熙二年辛亥十一月壬申光宗初祀圓丘先是貴妃黃氏有寵慈
憲李后妬之至是上宿齋官乘間殺之以暴卒聞上不勝駭憤及
行禮值大風雨黃壇燈燭盡滅不成禮而罷上以為獲罪於天且
憚壽皇譴怒憂懼不寧遂得心疾歸卧青城殿壽皇知其事輕與
徑至惺殿欲慰勉之值上寐戒左右使勿言既寤小黃門奏壽皇
在此上覺然驚起下榻扣頭請罪壽皇再三開諭終不懌自是喜
怒不常不復視朝矣至三年二月疾稍平詣重華宮起居四年九
月重陽節以疾不過宮宰執侍從兩省百僚及諸生皆有疏乞過
宮甲申上將朝重華百官班立以俟上已出至御屏李后挽上回
曰天色冷官家且進一盃酒百僚侍衛皆失色時陳傳良為中書
舍人遂趨上引裾請毋再入隨上至御屏後李后叱之曰這裏甚

五十九卷

十五

去處你秀才們要砍了驢頭傳良遂大慟於殿下李后遣人問曰
此是何理傳良對曰子諫父不聽則號泣隨之而益怒遂傳旨已
降過宮旨揮更不施行於是臣僚士庶紛紛之議競起矣十月會
慶節工部尚書趙彥逾等上疏重華乞會慶聖節先期諭旨勿免
過宮壽皇御筆朕自秋涼以來思與皇帝相見所有卿等奏劄已
令進御前矣庚申詔過宮又不果出至戊寅上始朝重華都人皆
大喜先是丞相留正以論奏特立特罪范村凡一百四十日至此
方召還五年正月壽皇始不豫上以疾不能問安管藥臣僚効內
侍陳源楊舜卿林億年以離間兩宮請罷遂及壽皇疾甚留正請
上侍疾挽裾隨至福寧殿泣而出既而宰執以所請不從乞出光
宗傳旨令宰執盡出於是俱至浙江亭待罪知閣韓侂冑奏請自

往宜押入城於是宰執入各還第國史趙汝愚傳云孝宗令嗣復
秀王傳意令宰執復入非實
請過宮許之至期過午有旨放仗當是時諸君引裾慟哭朝士日
相聚於道官佛寺集議自司皂隸造謗偽傳學舍草茅爭相伏闕
劉過改之一晝至有生靈塗炭社稷丘墟之語且有詩云從教血
染長安市一枕清風卧釣磯擾擾紛紛無所不至大抵當時執政
無承平諸公識度不能以上疾狀昭示天下鎮靜浮言而縉紳學
士率多賣直釣名之人遂使上蒙疑負謗日甚一日至六月九日
戊戌壽皇崩于重華殿本官提舉閑禮等詣宰執第告上大漸丞
相留正樞密趙汝愚參政陳揆同知余端禮力請過宮俟至晚又
不果出先是孝宗未服藥黃裳等嘗請過宮以笏欄光宗云壽皇
今已服藥矣便請陛下升輦已而無他至是亦以為妄不復信十

五十九卷

十六

三日壽皇大殮車駕不至無輿成服人皆憂懼留正等遂奏請恩
聖代行祭奠之禮以安人心往及數四始得大皇聖旨皇帝以疾
聽就內中成服太皇太后代行祭奠之禮宰相百官就重華宮成
服正等遂成服遵行之然中外人情洶洶以禍在且夕近習巨室
競輦金帛藏匿村落而朝士中如項安世等遁去者數日如李梓
等搬家歸鄉者甚眾侍從至欲相率出城於是留正等連疏乞立
太子以重國本二十四日晚御批云甚好次日宰執擬立太子旨
揮進入御筆批依付學士院降詔是晚又御批云歷事久念欲退
閑留正見之懼以為初正請立太子今乃有退閑之語何耶會次
日朝臨卧於殿庭傷足正疑為不祥先是正嘗從善執筆者問命
有兔伏草鷄自焚之象及此謂所知曰上卯生吾酉生前語驗矣

遂力請罷免出城候命工部尚書趙彥逾時為山陵按行使臨欲渡江因別汝愚曰近事危急如此知院乃同姓之卿豈容坐視當思救之之策可也汝愚默然久之曰今有何策事急時持刀去朝天門叫幾聲自割殺耳彥逾曰與其如此死不若如是死且云聞上有御筆八字果否汝愚曰留丞相丁寧莫說今事急矣與尚書說亦不妨彥逾曰既有此御筆何不便立嘉王汝愚驚曰向嘗有立儲之請尚恐上怒此事誰敢擅當且看慈福壽成兩宮之意如何彥逾曰留丞相以足跌求去天付此一殿事業與知院豈可持疑禪祭在近便可舉行汝愚曰此是大事恐未易倉卒亦須擇一好日遂取官曆檢視適是日甲子吉彥逾曰帝王即位即是好日蕙官曆又吉何疑事不容緩宜亟行之亦順事也因勸興歆帥郭

五十九卷

十七

果同議汝愚遂遣范仲壬及詹體仁諭意果皆不答汝愚大恐彥逾曰某嘗有德于果遂馳告之曰近日外議頃洞太尉知否果曰然則奈何彥逾遂以內禪事語之曰某與趙樞密第能謀之耳太尉為國虎臣此事全在大尉果猶未語彥逾曰太尉所慮者百口之家耳今某盡誠以告太尉不吝豈太尉別有謀乎果矍然而起曰敢不效使令遂與區處發軍坐甲等事還報汝愚議遂定乃謀可白事於慈福官者始擬具珞琚憲聖姪也珞辭或云已白憲聖不許繼用是壞壞亦辭於是令徐誼葉適因閣門蔡必勝諭意於知閣門事韓侂胄侂胄母憲聖女弟也其妻又憲聖女姪最為親近侂胄慨然曰某世受國恩託在肺腑願得效力於是往見慈福官提舉張宗尹曰事勢如此我輩死無日矣宗尹曰今當如何遂

告以內禪事且云須得太皇主張方可宗尹遂許為奏知次日未報侂胄懼遂親往慈福宮適值憲聖感風不出侂胄亦嘗立殿廡垂涕重華宮提舉關禮適至邀問之侂胄不言因指天而誓侂胄遂具述其事禮曰即當奏知少俟可也禮入見垂泣憲聖問曰汝有何苦曰小臣無事天下可愛耳憲聖感額不言禮曰聖人讀萬卷書曾見有如此時節可保無虞否憲聖曰此豈汝所知禮曰此事人人知之丞相已去所賴三三執政旦夕亦且去矣中外將誰賴乎言與淚俱憲聖驚曰事將奈何禮曰今宰執令韓侂胄在外欲奏內禪事望聖人三思可定大計憲聖不語久之曰我前日畧曾見吳玠說來若事順須是做教好且許來早於梓宮前垂簾引執政面對禮遂傳旨侂胄侂胄乃復命於汝愚即往報陳駭余端

五十九卷

十八

禮及郭果并步帥閻仲閣禮使其姻黨閣門舍人傅昌朝密製黃袍先是嘉王數日謁告執政諭官僚彭龜年等曰禪祭重事王不可不入七月四日甲子禪祭群臣入王亦入執政率百僚詣大行前奏請大皇項之垂簾有旨令韓侂胄同執政奏事汝愚等再拜請簾前奏曰皇帝以疾至今未能執喪臣等累入劄乞立皇子嘉王為皇太子以繫人心皇帝批出甚好繼又批歷事歲久念欲退閑取太皇太后旨處分憲聖曰皇帝既有御筆相公自當奉行汝愚等奏曰此事甚大須降一指揮方可憲聖曰好好汝愚遂袖出所擬旨揮以進曰皇帝以疾未能執喪曾有御筆自欲退閑王子嘉王可即皇帝位尊皇帝為太上皇帝皇后為太上皇后憲聖覽訖曰甚好汝愚等再拜奏曰凡事全望太皇太后主張憲聖首肯

遂乞令都知楊舜卿提舉壽康宮以任其責遂召至簾前面付之
汝愚即几筵殿前宣布聖旨及詔書訖關禮張宗尹扶掖太子入
簾太皇面諭再三太子固辭曰恐負不孝之罪俯伏涕泣太皇命
侂胄入簾授以黃袍令扶嗣君往即皇帝位關禮張宗尹共掖嗣
君至素幄傳太皇聖旨令汝愚等勸請汝愚等奏曰天子當以安
社稷定國家為孝今中外人人擾亂萬一變生置太上於何地尚
得為孝乎眾扶上被黃袍上猶却立眾扶上就坐汝愚等率百官
再拜皇帝立受汝愚等遂傳宣殿前郭某閣仲同韓侂胄一班起
居內侍扶導上詣太皇簾前行謝禮次詣梓宮前行禪祭禮畢御
史臺閣門集百官禁衛立班起居翌日侂胄侍上詣光宗問起居
光宗問是誰侂胄對曰嗣皇帝光宗瞪視曰吾兒邪先是汝愚諭

平九卷

十九

殿帥以軍五百至祥禧殿前祈請御寶果入索于臧掌內侍羊馴
劉慶祖二人私議曰今外議洶洶如此萬一墮入其手或以他授
豈不利害於是封識空函授果二璫取璫從間道詣德壽宮納之
憲聖及汝愚開函奉璫之際憲聖方自內侍璫與之四朝聞見錄
謂光宗慈懿方自內取璫與之按卿重室安得即先奉宗次日
位後汝愚燕王各有職掌安得置之則內悉非實先是襄陽
歸正人陳應祥等誘聚亡命謀以七月望日為壽皇發喪為亂前
一夕登極赦至其徒告之而敗汝愚遂奏乞召還留正以輔初政
而御史張叔椿則劾以棄國之罪遂遷叔椿為吏部侍郎正乃復
入拜左相汝愚為右相汝愚曰同姓之卿不幸處君臣之變敢言
功乎辭不拜乃以特進為樞密使及孝宗將擢汝愚建議欲卜山
陵與正異議遂出正判建康府汝愚遂拜右相先是汝愚許侂胄

以事成日授節鉞彥逾執政既而推定策恩汝愚乃謂彥逾曰我
輩宗臣不當言功僅除郭果節度使彥逾為端明殿學士出為四
川制置知成都府侂胄遷觀察使樞密都承旨元係防禦使知
門事至是於是二人憤曰此事皆吾二人之力汝愚不過蒙成耳今既自據
相位以專其功乃置吾輩度外和於是始有逐汝愚之謀矣汝愚
覺之以朱熹有重名遂召召召召召召召召召召召召召召召召
楊簡呂祖儉等道學諸君子以自壯然宮中及一時之議皆歸功
于侂胄自是出入宮掖居中用事且嫉伶人刻木為壽等像我冠
大袖講說性理為殿於禁中喜與龜年等居白汝愚曰侂胄怨望
殊甚宜以厚賞酬其勞處以大藩出之於外勿使預政以防後患
汝愚不納曰彼嘗自言不愛官職何患之有既而喜進對面陳侂

平九卷

二十

胄之姦繼而正言黃度欲論之而謀泄以內批斥去喜又因進講
極論之聲色頗厲上怒遂批出除喜官觀汝愚請見乃以內批袖
還上繼而求去皆不許於是彭龜年奏陛下逐出朱熹矣暴且言
侂胄竊弄威權為中外所附必貽大患寧宗欲兩罷之汝愚欲兩
留之既而龜年與郡侂胄勢由是益張熹彥逾帥蜀陞辭日盡疏
當時道學諸賢姓名指為汝愚之黨而寧宗亦疑之矣知閤劉玘
謂侂胄曰趙丞相欲專此大功日引虛名之士以植黨若豈但不
得節鉞將恐不免崩海之禍侂胄恐甚會汝愚欲除劉光祖為侍
御史侂胄知欲繫已而上方令近臣舉御史是以御筆除大理簿
劉德秀為御史楊大法為殿院又罷吳玠以劉三傑代之於是言
路皆歸黨矣先是汝愚嘗云夢孝宗授以湯鼎軒肩白龍陞天又

沈有開嘗在汝愚坐曰外開傳嘉王出判福州許國公判明州三軍士庶以推戴相公矣又徐誼諱愚曰但得趙家一塊肉足矣蓋指魏王之子徐國公柄也樓鑰行辭免批荅有親為伯父固非同姓之卿之語太學上書乞尊汝愚為伯父周成子言即君不令田澹謂寧宗非光宗子其說非一端於是右正言李沐首疏其事劾汝愚以同姓居相位非祖宗典故方太上聖體不康之時欲行周公故事倚虛聲植私堂以定策自居專功自恣等事遂罷汝愚相位出知福州既而臺臣合奏罷郡與祠於是祭酒李祥博士楊簡府丞呂祖儉等有疏大學生周端朝等六人共一書訴汝愚有大功不當去位皆被黜謫未幾何澹胡紘疏汝愚倡引偽徒謀為不軌棄龍授鼎假夢為符且言與徐誼輩造謀欲衛送太上過越為

五十九卷

三十一

紹熙皇帝等事遂責汝愚永州安置至衡州而卒朱熹為之註離騷以寄意焉教陶孫題詩于闕門有一死固知公所欠孤忠賴有史長存之句其後葉翦汪義端交論偽學而劉三傑以為黨為逆當得罪者五十九人省部籍記姓名降詔禁偽學而直省吏蔡璉告汝愚定策時異賓客所言凡七十紙欲建彭龜年曾三聘徐誼浚有開下大理獄賴范仲藝等力解之乃已既而侂冑遷大傳封平原郡王自此十年專政肇開兵端身隕國危在侂冑固不足責而當時諸君子馭之亦失其道有以致之也

嘉泰元年五月監太平惠民局夏允中請用文彥博故事以侂冑為平章軍國重事侂冑恐致仕免允中官二年十二月拜侂冑為太師立貴妃楊氏為皇后初恭淑后既崩椒房虛位楊貴妃曹美入

皆有寵侂冑畏楊權數以畫柔順勸上立之上意尚楊侂冑不能奪也大學生王夢龍為后兄次山客監雜賣場趙汝鎰與王夢龍為外兄弟知其事於是以侂冑之謀告次山次山以白后后由是怨之始有謀侂冑之意矣三年金國盜起浠州懼我乘隙用兵於是沿邊聚糧增戍且禁襄陽府推場邊驛之開蓋自此始而侂冑久用事亦欲立奇功以固位會鄧友龍等應得北方事以告而蘇師旦等又從而從史之開禧元年四月以李義為鎮江都統皇甫斌為江陵都統兼知襄陽金人以侵掠增戍渝盟見責遂詔內外諸軍密為行計七月侂冑為平章軍國事立班丞相上蘇師旦為安遠軍節度使領閤門事師旦本平江書佐侂冑頃為鈴轄日嘗以為筆吏後依韓門會上登極竄名藩邸用隨龍恩得官驟至貴

五十九卷

三十一

顯八月以殿師郭倪為鎮江都統兼知楊州二年以薛叔似為湖北宣撫使程松為四川宣撫使并曠為副使鄧友龍為兩淮宣撫使十二月金虜使趙之傑完顏良弼來賀正且偃慢無禮於是北伐告于宗廟下詔出師已而陳孝慶復泗州又復虹縣許進復新息縣孫成復保信縣田琳復壽春府未幾王文節攻蔡州不克軍潰皇甫斌敗於唐州秦世輔軍亂於城固縣郭倬李汝翼攻宿州敗績統制田俊邁以往李吏攻壽州敗於是誅竄諸將邀事者更易諸閫以丘岳為兩淮宣撫使分諸將三衛江上之兵合十六萬餘人分守江淮要害既而吳曦遣其客姚淮源獻開外四州之地于金人遂封為蜀王至此侂冑始覺為師旦等所誤遂罷師旦除名送郢州安置仍籍其家財賜宣三撫司為將軍費駭

郭倬鎮江罷程松四川宣撫使九月金人陷和尚原十月渡淮圍楚州十一月以殿帥郭杲駐真州以禦兩淮丘嵩以簽書開祥府既而陽犯廬和真西和州德安府陷隨濠階成州信陽安豐軍大散關郭倪棄揚州走三年正月丘嵩罷以樞密張岩督視二月金人始退師四川宣撫司隨軍轉運使安丙及李好義楊巨源等討吳玠斬之四川平以楊巨源為四川宣撫使安丙副之既而次第復岷鳳西和州失散關四月遣蕭山縣丞方信孺奉使通謝金國六月安丙殺楊巨源八月信孺回白事言金人欲割兩淮增歲幣犒軍金帛索回陷沒及歸正人又有不敢言者仇胄再三問之乃曰欲太師首級仇胄大怒坐信孺以私覲物擅作大臣饋虜人降三官臨江軍居住乃以趙淳為江淮制置使而用兵之謀

五十九

三十二

復起再遣監登聞鼓院王柝出使焉於是楊次山與皇后謀俾皇子榮王曦入奏言仇胄再啓兵端謀危社稷上不答皇后從傍力請再三欲從罷黜上亦不答后懼事泄於是令次山於朝行中擇能任事者時史彌遠為禮戶侍郎資善堂翊善遂欣然承命錢參政象祖嘗以諫用兵貶信州乃先以召之禮部尚書衛湜著作即王居安前右司郎官張鑑皆預其謀議既定始以告參政李壁前一日彌遠夜易服持文書往來二參第時外間藉藉有言其事者一日仇胄在都堂忽謂李參曰聞有人欲變局面相公知否李疑事泄而徐徐曰恐無此事而王居安在館中與同舍大言曰數日之後耳目當一新矣其不密如此彌遠聞之大懼然未有殺之之意遂謀之張鑑鑑曰勢不兩立不如殺之彌遠撫几曰君真

將種也吾計決矣時開禧三年十一月二日仇胄愛姬三夫人號滿頭花者生辰張鑑素與之通家至是移庖仇胄府酣飲至五鼓其夕周筠聞其事遂以覆帖告變時仇胄已被酒視之曰這漢又來胡說於燭上焚之初三日將早朝筠復白其事仇胄叱之曰誰敢誰敢遂升車而去甫至六部橋忽有聲喏於道傍者問為何人曰夏震時震以中軍統制權殿司公事選兵三百俟于此復問何故曰有旨太師罷平章事日下出國門曰有旨吾何為不知必偽也語未竟夏挺鄭發王斌等以健卒百餘人擁其轎以出至王津園夾牆內撻殺之是夕之事彌遠稱有密旨錢參政欲奏審史不許曰事泄恐泄遂行之是夕史彷徨立候門首至曉猶寂然至欲易衣逃去卒執皆在漏舍以俟既而仇胄前驅至傳呼太師來鑑

五十九

三十四

李二公疑事洩皆戰果無人色俄而寂不聞聲久之夏震乃至白二公曰已了事矣錢參政乃孫懷中堂帖授陳自強曰有旨太師及丞相皆罷陳曰何罪錢不答於是揖二公遂登車去是夕使仇胄不出則事必泄矣二參繼赴延和殿奏遂以竄迹仇胄聞上愕然不信及臺諫交章論列三日後猶未悟其死蓋此夕之謀悉出於中宮及次山等官省事秘不能詳也遂下詔暴仇胄首開兵端等罪官籍其家而夫人張氏王氏聞變盡取寶貨碎之其後二人皆坐徙斷夏震為福州觀察使主簿殿前司公事斬蘇師旦於韶州程松賓州陳自強雷州郭倪假皆除名安置並籍其家李壁張巖皆降官居住毛自知奪倫魁恩以首論用兵故也乃拜錢象祖為右相衛湜雷孝友並參政史彌遠知樞密事林大中簽書院

事楊次山開府儀司三司賜王帶遂以竄竄事牒報對境三省以
咨目遍遺二宣撫二制置十都統告以上意諫議大夫葉時請集
首於兩淮以謝天下上不許時王柙以出使在金虜帳一日金人
呼柙問韓太師何如人柙因盛稱其忠賢威畧虜徐以邊報示之
曰如汝之言南朝何故誅之柙窘懼不能對於是無厭之求難塞
之請皆不敢與校一切許之以爲脫身之計及歸乃以金人欲求
侂冑亟首爲辭而葉時復有裴首之請於是詔侍從兩省臺諫集
議先是諸公間亦有此請上重於施行至是林樞密大中樓吏書
鏤倪兵書思皆以爲和議軍事待此而決姦酋已斃之首又何足
惜與其亡國寧若辱國而倪公主之尤力且謂在朝有受其恩欲
爲之地者蓋朝堂集義之時獨章文莊氏能於衆中以事開國體

五十九

二十五

抗詞力爭所謂欲爲之地者指章也葉清吏見錄云良能首建議
實於是遣臨安府副將尹明斲侂冑棺取其首送江淮制置大使
司且以咨目於諸路宜撫制置等以函首事遂命許奕爲通謝使
王柙竟函首以徃且增歲幣之數常時識者殊不謂然且當時金
虜實已衰弱初非阿骨打具乞買之比丙寅之冬淮襄皆受兵凡
守城者皆不能下次年遂不復能出師其弱可知矣倘能稍自堅
忍不患不和且禮秩歲幣皆可以紓而當路者畏懦惟恐稍失其
意乃聽其恐喝一切從之且吾自誅權姦耳而函首以遺之則是
虜之縣鄙也何國之爲惜哉且柙侂冑所遺今欲議和當別遣使
亦不當復遣柙也至有題詩于待從宅曰平生即說樓攻魏此魏
終身不可攻又詩曰自古戎有大權未聞函首可安邊生靈肝

腦空塗地祖父魂讐共戴天晁錯已誅終叛漢於期未遣尚存燕
廟堂自謂萬全策却恐防胡未必然又云歲幣頓增三百萬和戎
又送一於期無人說與王柙道莫遣當年寇準知此亦可見一時
公論也明年閤門舍人周登出使過趙州觀所謂石橋者已具還
其事紀功勒銘大書深刻橋柱矣金主嘗令引南使觀忠繆侯墓
且釋云忠於爲國繆於爲身詢之乃韓也和議既成乃盡復秦檜
官爵以其嘗主和故耳余按紹興秦檜主和王倫出使胡忠簡抗
疏請斬檜以謝天下時皆偉之開禧侂冑主戰倫之子柙復出使
竟函韓首以請和是者當斬而戰者亦不免於死一是一非果何
如哉余嘗以意推之蓋高宗間開兵間察知東南地勢財力與一
時人物未可與爭中原意欲休養生聚而後爲萬全之舉在德壽

五十九

二十六

日壽皇嘗陳恢復之計光堯曰大哥且待老者百年後却議之蓋
可見矣秦檜揣知上意厭兵力主和議一時功名之士皆歸罪以
爲主和之失及孝宗銳意恢復張魏公主戰異時功名之士靡然
從之獨史文惠以爲不然其後符離潰師雖府庫殫竭士卒物故
而壽皇雄心遠慮無日不在中原侂冑習聞其說且值金虜窺微
於是患失之心生立功之念起矣殊不知時移事久人情習故一
且騷動怨嗟並起而茂陵乃守成之君無意茲事任情妄動自取
誅戮宜也身殞之後衆惡歸焉然其間是非亦未盡然若雜記所
載趙師畢大吹乃鄭斗所造以報捷武學生之憤至如許及之屈
膝費士寅狗寶亦皆不得志抱私讐者撰造醜詆所謂僭逆之類
悉無其實李心傳蜀人去天萬里輕信紀載疎舛固宜而一朝信

史乃不擇是否而盡取之何哉當泰禧間大父爲棘鄉外大父兵侍直禁林皆得知耳目所接俱有家乘日錄可信用直書之以告後之秉史筆者

趙忠肅公方開闢荆襄日久軍民知其威聲端平甲午冬朝廷以其子范武仲爲荊湖制置大使鎮襄陽蓋欲其紹世勲作藩屏也至郡則以王文楚文彬李伯潤黃國弼數人爲腹心朝夕酣狎了無上下之序民訟邊備一切廢弛且諸將不能協濟反自相忌嫉而一時幕府又袖手坐觀成敗而已乙未五月唐州守楊侁稟議因言本州統制軍馬郭勝有異志蓋揚郭有隙非一日矣楊之來郭已疑之及楊受竊歸趙乃以檄召郭勝於是郭之父謀始決六月二日趙下令以襄陽簿廳置勘院將以勘郭勝也先是趙募客將

五十九

三十七

應符住司唐州遂泄其謀於郭初六日乘楊侁朝拜天貺節遂閉城率衆射死侁於涼轎中凡回易錢物之在司者千餘萬皆掠取之且下令曰百姓及忠義軍大軍之屯戍在城者皆不殺即密遣人求北援初七日及報至襄陽時制閫諸客方命妓宴趙楷於城西檀溪趙忽急召兩制機議事時趙括夫瑞州人以制幹權章清孫以乘倅權始知唐州之事以泄初八日命忠衛都統江海領兵初九日先鋒行兵號一萬又命隨州守臣金子才節制諸項捕賊軍馬攝棗陽軍劉子澄策應趙楷監軍五人者皆以西師之敗鑄責趙欲於此立功以爲復官之地七月二日北軍至唐州棗林全劉聞之遁去先又調德安守王昺策援亦不至反俱以捷聞全王至襄凡痛飲半月而回既而探報益急寇已半渡黃河而王昺歸

德安以黃州克敵軍叛即李繼器之軍德安境遣人招納四千八百餘人意欲沮撓淮西制帥楊恢趙欣然從之九月十日聞王昺帶所納叛軍來襄人疑其反覆不常而永如之何忽令諸門不許出一人一擔而所置緝捕司帶行人孫山等察探變是爲非於是襄人愈側足矣二十三日襄陽告急趙復不遣援兵自此京西諸郡俱叛十一月一日北軍首領奔蓋至襄陽江北對壘不戰而敗遣李師古持書與趙趙不啓封焚之十一日北哨入南關耶追逐斬守關趙寧以徇十九日北騎襄陽城下約六七千人下寨于檀溪山二十日戰于上關口余哲軍敗喪數千人再戰勝之二十一日北軍始退十二月北軍自峽州回戰于江北樊城我師少勝則以大捷聞自十月初下令清野凡襄四境民居竹木無才遺至是物價踊貴諸將日飲無何用散樂段得仙者佐歡繞城躍馬殊不介意二月五日始遣王昺帶克敵軍往坊州光化軍巡邏逗遛不進僅至小樊乃以收復兩郡捷聞是日朝廷遣鎮江都統李虎號無敵軍偕光州都統王福所部軍至襄策應而克敵軍不能自安矣趙遂急遣王昺避之趙出城迎虎虎傳朝廷宣諭之命趙涕泣謝恩乃對虎慷慨共酬十餘大觥以歸無敵軍即宣言欲勦除克敵云不因你瞞番人在此如何我瞞四千里路來十四日王昺回趙令戍郢州是時平日嫖狎不從必欲入城十六日下令大宴驕諸制領於是克敵愈疑公出怨言襄人愈皇皇矣有以其言密告趙內機檢者趙之姪宴遂中止二十日正宴李虎王昺王福楊茂奎伯淵黃光弼夏全于府泊大醉極歡達旦而罷二十一日克敵軍